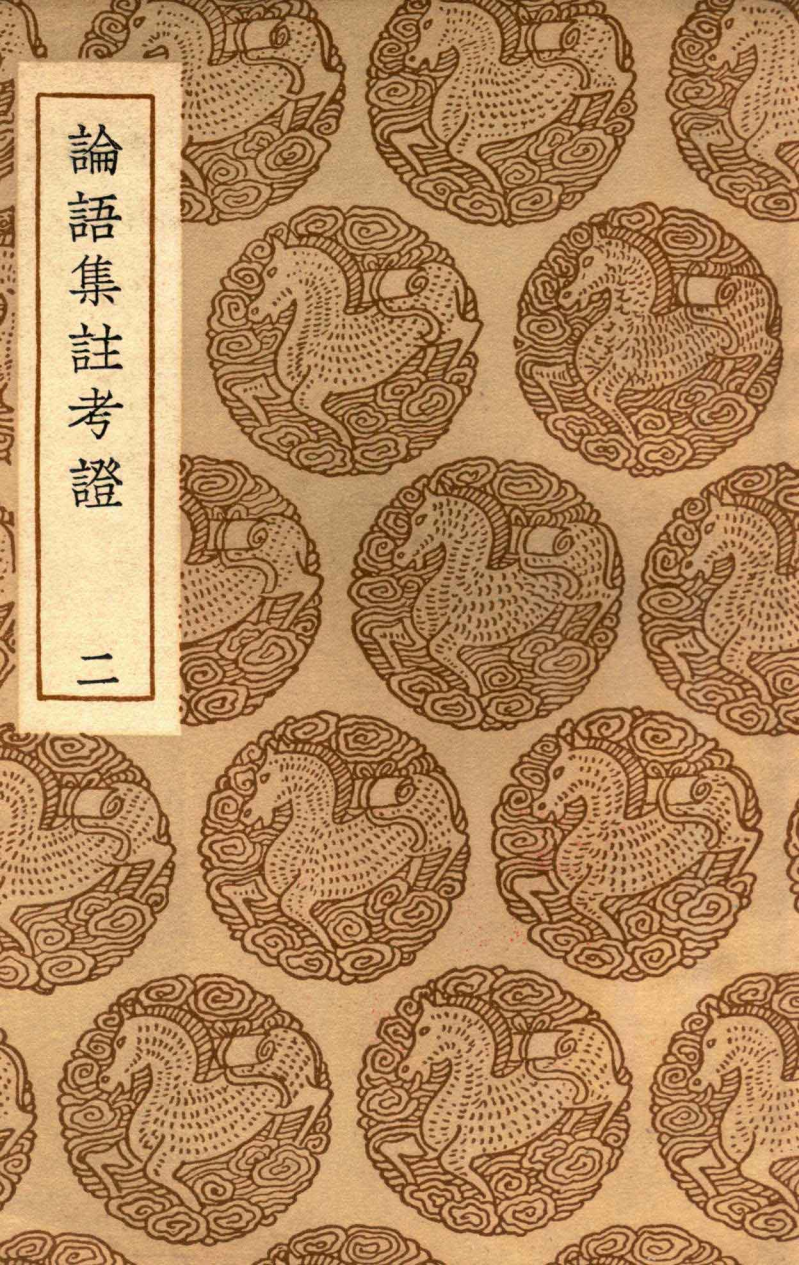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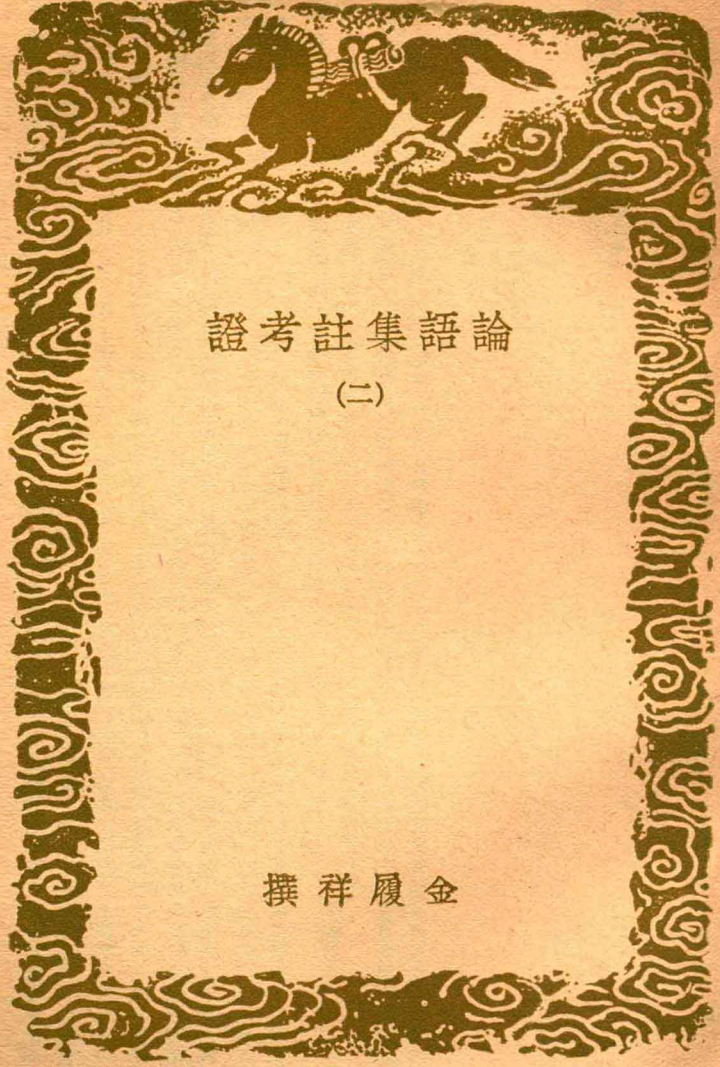


論語集註考證

二







論語集註考證

(二)

金履祥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證考註集語論

冊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金履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徐

(本書校對者 尤惠林 懷民)

● E 八三九

論語集註考證卷五

子罕

程子曰皆夫子所罕言

叔子也。或曰利與命仁。若有理欲之間。而夫子皆罕言之。蓋利者義之和。天理亦有自然之利。未必利欲也。但夫子皆罕言者。防其流之弊耳。夫子而嘗言利。學者或流爲功利之說。夫子嘗言命。則學者或流爲

莊氏之說。夫子嘗言仁。學者或流爲佛氏之言矣。然命亦有二。性命之命固難言。亦不可躐等而數。若氣數之命。常言之。亦啓學者廢人事。故前輩謂到人事盡後方可說命。正謂此也。語錄曰。言仁之弊。于近世胡氏父子見之。達巷其人姓名不

傳 漢書董仲舒傳

聞人譽已承之以謙

此章初看則達巷黨人之說固失之陋。而夫子之言亦近乎戲。然達巷智不足以知聖人。而不失爲愛聖人。乃若聖人之心。則真見義理之無窮。雖一藝亦未易盡其妙。射必如羿。

始可成射之名。御必如王良造父。始可成御之名。一藝之中。各亦自有精微之妙。亦豈易以成名哉。但夫子之辭謙而又謙。謂欲使我專一藝以成名。則取其最賤者爲之可也。

緇布冠

禮記曰。太古冠布。古人不輕於黻纁。以布爲重。但以粗細色素爲吉凶。以

縷節數爲等衰。八十縷爲一升。升者成也。吉服冠冕最貴。故最細。以三十升布爲之。吉服之用絲者。自中古始。然亦每每以布爲尙。故始冠亦緇布冠。三十升布。則爲第。一千二百目。細密難成。不若今世用絲之省力。故孔子從之。雖非古人所用。然孔子服周冕之意。正以冠爲物小。而在衆體之上。雖華不費。故此則從衆也。此一章全文。見夫子處世立身之法。

程子 叔 毋史記作無

世家。聖人之心。擴然大公。物來順應。無意欲。無期必。無固滯。無物我。此四者本是平說。集註推物欲牽引之故。欲學者省察。禁

止戒其相因滋長爾。意是私意之始萌。必是私意之指擬。固是私
慰之執著。我是私意之結裏。都結裏到己私上來。又生他意去。
程子 詳視而默識 上三罕言猶是觀聖人于言語之表。此絕
四章乃是窺聖人心術之微。故楊氏曰云

云。猶云戒

畏 康地名 避太祖廟諱。變匡言

史記曰。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蓋夫子之心與天爲一。不待自決於言。爲此
言者以釋門人之懼也。語錄問。即是道否。朱子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

嚴也。康其事詳見序說

曰

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散失而不可考。○何文定曰。所謂文者。正
指典章文物之顯然可見者。蓋當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入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
之大成。斟酌損益。以詒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所謂得與斯文者也。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責。天生斯人。夫豈其
數。其關於世運。豈是些小氣數。聖人心與天契。固有以知匡人決不能違天害己也。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亦同此意。或吳或宋

天子之宰曰太宰。宋王者之後。吳僭王。故當時其宰亦稱太宰。鄭氏邢氏以爲吳。蓋據左氏。稷臯之會。又子貢嘗適吳也。洪氏以爲宋。據
列子稱商太宰問孔子。邱聖者歟。之間也。或問兩存之。而謂列之多寓言。王文憲謂。觀知我少賤之辭。宜是宋。○履祥按。夫子本宋人。雖
居魯而娶于宋。又嘗長居宋。則

是太宰。素知其少長之事也。
多能章 太宰以多能爲聖。子貢謂聖又多能。夫子謂不在多能。語錄以子貢之言爲
盡。蓋聖主於德。而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非所以率人。而又以謙承之。
空空如也 集

不訓。以至愚解之。謂鄙夫之愚也。語錄。聖人謙辭。未有無
因而發者。此章上必有說。或因人譽己之知。而謙言如此。
程子 叔 伏義時。龍馬出河。背有五十五陰陽點。一與六居北。二與七
子 居南。三與八居東。四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是爲河圖。伏羲

因之以畫卦。其後劉氏鉤隱互易
顏淵喟然章 何文定曰。此顏子擇乎中庸。始終工夫也。今且以文公過關之喻。將此一章作三關
圖書。蓋本陰陽家傳流之誤也。節看蓋顏子始初銳于進道。以其天資之高。略見道體。便欲一蹴而到。故竭力以進

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了。又有一級。窮之而益見其高。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之而益見其深。
見聖人之道。若在吾前。我固不及。勇猛趕上。則聖人之道。又卻在後。而我又過之。終是難得到恰好。無過不及處。正所謂中庸不可能者。

故橫渠有云。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淵之歎也。此正是解高堅前後四句。文公以爲說得好。此是顏子用功第一。個關節。及夫子見顏子求道如此其力。而終未有捉摸處。遂歎顏子。且從博文約禮工夫。循序以進。博文者。致知格物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也。文欲博者。以其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禮欲約者。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顏子事斯語。當下敬領。于斯二者。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然。本心純熟。向之堅高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矜忽者。今皆見其定體。凡其處己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之不同。莫不各有一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亭亭當當。恰好底道理也。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政謂此也。此固顏子擇乎中庸之極功。其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達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云爾。看得此又是顏子用功第二關節。雖然。顏子擇乎中庸。則至矣。盡矣。成矣。然比之聖人守之也。非化之也。所謂未達一聞者也。蓋聖人之于中庸。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顏子則勉而後中。思而後得者也。其異于聖人者。生熟之間耳。以顏子之天資之功力。豈不能盡力以求速化。然化之一步。可以養而至。不可以力而進也。故其言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將從容涵養。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矣。此又是顏子用功第三關節。顏子作聖之功。夫其本末可謂曲盡。眞萬世學者成法。此程夫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依據。蓋謂此也。惜乎天不與年。中道而隕。夫子所以惜之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未至于化而成聖也。○履祥按。程叔子于此章亦嘗以中爲言。坐子亦深是其言。且云。聖人只是一個中底道理。又曰。體之在前。忽然在後。只是中庸不可能。然集註無一語及中字。蓋聖人之道。自是中。不在言。顏子初問求之未得。故但見其不可及。不可入。恍惚不可爲象。是見得未眞也。其後博文約禮工夫。至到方見其有所立。卓爾。是見得眞也。集註取首尾之言相應。故云爾。

程子

一條三條叔子二條未詳

未達一聞

用楊病閒

集註如字讀。作安閒之閒。又云少差。王文憲讀作去聲。

無寧

集註寧也。寧是死。于二三子之手。但下有乎字。則上有無字。猶云莫寧死于二三子之手乎。此章前曉之以義理之正。則不當爲後曉之以利害之實。則不必爲。

用

智自私

明道定。性書語。沽。去聲。蔡石齋作買之。戩買之。戩則是上聲。

九夷

東漢書曰。夷者。抵也。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也。故天性仁順。易以道御。夷有九種。曰吠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支夷。風夷。陽夷。箕子避地朝鮮。施八條之約。

使人知禁。行數百千年。東彝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故仲尼欲居九夷也。

何有於我哉

語錄曰。語有一二處如此。皆不可曉。舊有三說。一以爲此數事我皆無有一謂此數事外我復何有一說云於我何有。然皆未安。熹今缺之。又曰。此等處必因人言而發。履祥按。味二則字及不敢字。當從第二說。人必有言。夫子道德之全者。而夫子不敢當。因曰。出但是事公卿。入但事父兄。于喪事不敢不勉。以企及。不爲酒榼。如此而已。此外何能有于我哉。一以自謙。二以見道之難盡。三以見近事之不可忽。于文意似通。然此四句。在國在家。處凶處樂。皆已備盡。不可謂近事而可忽也。

不舍

集註。舍上聲。楚詞辨證曰。洪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履祥按。辨證朱子晚筆。則集註未及改耳。

程子曰

叔

范氏道體

道體之本然。自大德教化說來。則道乃物之體。此體乃無形之體。而物乃道之用。此道體也。自小德川流指出。此體是有形之體。而物乃爲道之質。與道爲體。猶云與道做質也。道無形質。逝者如斯夫一句。意尙孤。不舍晝夜。意思方可見。蓋大德之

教化如也。又曰。伯子說也。天道流行不已。人之所以與天道不相似者。開斷也。所以開斷者。私欲也。私欲之所以生。則在一念之發。幽隱之處。于此能謹。則無開斷矣。自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辭

夫子未嘗單說道體。此句本謂道體不息。學者豈可有止息。但因此一言。可以闕見道體。故程子如此發明。爾。朱子仍舊歸之正意。

史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

甚矣衛靈公之昏也。南子

巧于文已過。而靈公又巧于文。南子之過。南子自知其行不爲國人所重。故借重于夫子而請見之。靈公與夫人同濫而浴。自知爲國人所譏。又自知南子之不爲國人所重。故又借重于夫子而請爲次乘焉。夫孔子以聖聞天下。而見南子。則南子非失行。公與夫人同車。而孔子爲次乘。則靈公非失禮。而南子非失行也。南子巧于文已過。而靈公又巧于文。南子之過。甚矣靈公之昏也。見小君禮之所有。故夫子猶可以留爲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醜之。而行意決矣。招徠。徐廣註。翺翔也。此章與吾未見般。只作嘆辭亦可。但史記既有此書。爲山。此章總以自平地爲山設喻。或爲山將成。尙虧一簣而止者。或尙是平地。方覆一簣而進者。其進其止。由其己心。非人所能與也。王文憲曰。此下四章皆進止之意。履祥謂至篇終皆此

意吾末如何不可奪
志皆吾止吾進之意
曾子曰出曾子單離居篇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巽言者婉而導之也巽

一陰潛入二陽之下
蓋順而入之意
經泉著也袍衣有著者著鄭康成註儀禮著以絮謂充之以絮也文選註作張呂反泉麻也漢書束縵註亂麻也衣之有著謂衣之有絮者縵則以亂麻爲絮也莊子縵袍司馬註謂以麻縵爲

絮之蔽反忌害之意俗或讀作
枝忌非然莊子音義亦一音忌後彫松柏經冬不彫而但云後彫蓋松柏不爲霜雪彫程子二條並權稱錘也經如衡之平尋常物事不

重不輕則衡未嘗不平如遇太重太輕之物則
衡不得其平矣須將稱錘推來推去方取平也
反經合道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見桓十一年又古註連下文云權道反而後至于大順又易大傳巽以行權韓康伯註權者反

經合道邵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
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
權卽是經程氏遺書曰古今多錯用權字謹說權字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

是經便是經也此
見劉元承所錄
權與經亦當有辨詳見唐棣郁李也爾雅唐棣移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陸璣曰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花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

可逸詩說見思無邪章如此等詩夫子所雅言未嘗逸也後世失夫程子叔
食子三百之舊故此等詩不存而別以流傳淫詩補其數爾

鄉黨

恂恂信實貌
恂本訓信莊子恂字多作懼意此若作信謹貌尤好蓋夫子無非實在鄉黨則擯以手揖賓而引之行及就位擯用也禮作僎者謂擯相之人也

父兄宗族之地又加謹畏耳但書恂平聲莊子恂註作去聲只從平聲亦可

命數之半

周禮上公禋圭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皆以七爲節，擯者四人。

賓不顧矣

此當時禮辭也。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私面于大夫，大夫送之，再拜，賓不顧，公食大夫。

禮，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古者，賓禮畢而出，即不顧，主人送，拜之，亦不顧，示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當時辭令遂謂賓去爲不顧也。

公門高大

天子應門二徹三箇，則二丈四尺，公侯降殺于此，然魯之雉門視天子應門。

中門

中於門也，謂當棖闈之間。

中者，每門二扉之間有闈，如今直門楹也。扉之樞有棖，如今門刺也。每扉各自有中，則中棖與闈之間，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敢中于門也。詳見或問。

位君之虛位，謂

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

諸侯門內有屏，門之外則東西皆卿大夫之位，大朝會，則國君立于門屏之間，謂之宁。而卿大夫士各立于其位以朝之。此入門之時，須過門屏之間，君雖不在其地，而此乃其立

朝之位，故過之必敬。



俗本

說見學易章

舉前曳踵

記玉藻篇曰：執龜玉，舉前曳踵，蹠蹠如也。謂舉足前而踵則曳地，不敢高步也。

深青揚赤色

今尙有之，但以爲佩囊，不以爲服。

緞絳色

染色，再入爲絳，五入爲緞。

以

飾練服

莽而練，以緞爲領緣，長

去聲。凡度長短曰長，測淺深曰深，量廣狹曰廣，下字皆從去聲。見周禮註。

佩

集註：黼黻之屬，古之君子必佩玉，恐不止黼黻，若黼黻則止于用器，非文飾也。

黻積

何文定曰：黻積殺纒之說，禮書疏中說得

少有分明處。只儀禮喪服疏內一項說得稍明白。鬢禮書中只作辟。蓋辟者。攝也。積者。疊也。腰中布幅多而闊。須箸。攝。疊。作簡。以束。令狹。一就身。此所謂鬢積也。
殺縫 謂若深衣之服。下闊上狹。縫時自下漸收而上也。
明衣 下有
鬢而

切之 禮記疏。聶之言。牒也。先養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脣。聶之。涉。反。牒。直。輒。反。報。切。之。者。再。橫。切。也。
魚爛曰。餒肉。腐曰。敗。
爾雅 五穀不成果實未熟。
王 漢陸績之母

出後漢書。陸績坐。楚王英獄事。備極五毒。未嘗易容。一日食至。忽悲泣。獄吏問其故。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吏曰。何以知之。曰。母戮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是以知之。
食肉用醬各有所宜 禮記。濡鷄。醢醬。濡魚。卵。醢。濡鱸。醢醬。魚。膾。

芥醬。藥。腥。食氣 氣。說文。許。既。反。亦。或。作。餼。然。則。食。氣。當。讀。作。食。餼。猶。云。飯。料。也。聘。禮。凡。餼。大。夫。黍。梁。稷。則。黍。梁。稷。正。謂。之。氣。其。生。性。而。亦。曰。餼。者。冒。此。名。爾。即。俗。所。云。生。料。也。此。言。肉。雖。多。不。使。勝。于。飯。料。又。古。氣。字。今。作。氣。古。氣。字。今。作。餼。不。爲。

量 燕禮。無。算。爵。程子 未。詳。瓜作必 或云。禮記。瓜。祭。上。環。安。知。本。非。瓜。字。朱。子。于。或。問。中。已。辨。之。蓋。瓜。祭。已。作。菜。條。中。矣。又。食。每。品。皆。祭。蔬。菜。之。食。若。獨。祭。瓜。既。非。四。時。常。有。之。蔬。則。無。瓜。而。蔬。菜。不。必。祭。乎。若。禮。記。謂。獨。食。瓜。而。祭。則。上。環。或。祭。

祀陳設亦 饋問也。蓋饋送。問 而問其安否。雌雉邢氏曰 此疏說也。比諸說平順。故集註以爲正說。但既曰雌雉時。豈當作字育之時。後二說存疑爾。

上環附 問 而問其安否。雌雉邢氏曰 此疏說也。比諸說平順。故集註以爲正說。但既曰雌雉時。豈當作字育之時。後二說存疑爾。

論語集註考證卷六

先進

先進

先進後進。漢書尙有此名。但彼謂同時前後輩。此似謂古今前後輩。

程子

叔

今反謂之

所以知野人君子爲今人之言者。蓋下文如字幹。轉吾字提起。則知上文爲今時之言也。餘看通釋。

弟子因孔子

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

所以知爲弟子所記者。或問載吳氏之說。以例言之。謂夫子於門人稱名。門人稱於夫子之前。亦名。門人自相謂稱字。或其弟子門人於論語中稱之。若以理言。則夫子教人未必立此四科

之目。雖固各因其材。亦未嘗限其所成也。學者自以所長目之耳。

程子

伯

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

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於宰我。澹臺滅明之勇亞於子路。子蓋之孝次於閔子。樊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

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既拘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侑。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而遂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爲四侑。萬世公論。於斯爲允。然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皙。伯魚。竝在下列爲未安。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爲堂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帛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燕禮。籩豆簠簋。奠先聖而東面於室。以顏路曾皙而下七十子。左右給食。如昭穆之例焉。斯爲得之。其餘從祀者。雖東西夾室可也。

十哲世俗論也

唐開元始定十哲之說

孝哉閔子騫

以例言之。當名。但此篇乃閔子門人所記。故記其字。

一日三復

三。去聲。家語弟子行篇子

賈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大戴引之云云。以爲異姓昏姻也。通釋謂歸詩至此必三復。然當依集註所引。孔子對王文憲曰。前有季康子兩問。無對字。疑誤。後倣此。各言

其子 孔子嘗痛顏子。謂不得視猶子也。而此曰各言其子。蓋所以砭顏路非禮之請也。然於鯉也死。不襲命。車以爲之柩。於回也亦然。其視之猶子可見矣。是以門人厚葬孔子。惜之。以爲不得如葬鯉之得情也。君子用財視義可否。

豈獨視有無 喪具稱家有無。於人之喪也亦然。此說不可謂非也。而胡氏謂豈獨視有無。然稱有無即是義。按是時顏淵之死。顏路當厄陳蔡之後。自楚反陳之餘。此正夫子之窮也。夫喪事稱家之有無。夫子既以此處其子。安得不以處顏子乎。夫子遇藪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致賻矣。而不能爲顏子之柩。彼一時。此一時。貧富不同也。胡氏之說雖善。然不考于事。而其流少恩矣。學之有序。

王文憲曰。看未能對焉。能便是有序。一理。二氣。程子叔子。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事見左傳哀十五年。詳見第十三篇。夫子謂由也不得其死。然所以警子路者豫矣。而子路不悟。卒死。孔悝之難。使

子路而悟夫子之言。將不死其難乎。曰。子路之死。固是傷勇。然其失不在於死。難而在於仕衛。夫輒與蒯賁有父子之爭。孔姬與蒯賁有兄弟之戚。而孔悝主輒。內必有母子之變。子路仕焉。不得其死。宜矣。抑此猶以事勢言也。以理而言。則正名之說莫詳焉。而子路不思。此固取死之道也。漢書引此句。班固固通賦註。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府名。左氏昭二十五。年。公居于長府。程子未詳。家語云。辨樂解篇。子路鼓瑟。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

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戚。不加之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小人之音。則不然。充厲徵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也。西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禮記仲尼燕居篇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按此瑟字作琴。朱子蓋借以證夫子之言。過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

固取死之道也。漢書引此句。班固固通賦註。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府名。左氏昭二十五。年。公居于長府。程子未詳。家語云。辨樂解篇。子路鼓瑟。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

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戚。不加之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小人之音。則不然。充厲徵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也。西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禮記仲尼燕居篇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按此瑟字作琴。朱子蓋借以證夫子之言。過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

固取死之道也。漢書引此句。班固固通賦註。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府名。左氏昭二十五。年。公居于長府。程子未詳。家語云。辨樂解篇。子路鼓瑟。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

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戚。不加之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小人之音。則不然。充厲徵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也。西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禮記仲尼燕居篇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按此瑟字作琴。朱子蓋借以證夫子之言。過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

制中也。集註入此。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師未可謂賢智。尚非愚不肖。此二句泛言爾。然不若止曰。段於後意方足爾。道以中庸爲至。過之者雖若勝於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差之毫釐。繆以千

里。二句出禮記。史記皆云易曰。今易無此語。崔駰史記註。謂易已有之。今見易通卦驗上卷。魯鈍也。曾子於諸子年最少。此與諸子並論。蓋其初登門之時也。其時才鈍。故其用功誠確而倍。所以終於傳道。程子。一條伯子。傳

稱嘖者謂俗論也。凡傳稱嘖曰者皆从言。古文篆字之从言者皆作口。空匱也。自何晏註以空爲虛無。意本莊子。故前輩諸公及張宜公皆從之。集註玩其文意。回賜對言。屢空對貨殖。庶乎對屢中。其說穩實。絕無異端之病。

程子。兼取。賜不幸言而中。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二君皆有死亡焉。正月相朝。而皆不度。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亂替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云云。

善人章程子。未。遼巡。通退。之。間。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國語晉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

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顏淵之於孔子。王文憲曰。宜作孔子之於顏淵。曾猶乃也。會在。虐民。未學而治民。則妄作者擾民。庸繆者誤民。身不

教而刑之患。是皆不足以治民。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即事皆學。而不專在於讀書。此說謂之非。則不可。然未學而使之以仕爲學。此則子路之失。而乃借此說以禦夫子之責。故夫子但惡其佞。而不謂

此說之非也。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鄉子產之言。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夫子何以之間。本欲言其用。而三子亦多以用對。但言其所能爲。不

適其所欲爲。夫子恐其志局于此。故下文轉作亦各言。必二反當作吡。志反。見文集。小國也。春秋之時。諸大國猶不能自振。則小國可知。而由求諸子皆欲自小國而爲之。即此可見。二子才具

之高能爲人所難爲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

據上文詳見或問

以方鼓瑟

夫子問三子對而點方鼓瑟。古人爲學詩書禮樂則琴瑟之事如今日之課耳。但其動靜之際氣象自別亦微似狂耳。

單袷

袷夾

也。或單或袷。

今上巳祓除

後漢書禮儀志曰。三月上巳日祓除。官民絮於東流水上。蔡邕註云。即論語暮春浴乎沂。又上巳乃三月節。後初建巳之日。所以納說暮春。至曹魏則定以三月三日爲上巳。所以蘭亭曰暮春之初。泗上士人以

爲沂水三月冰堅未解。何以言浴。當是浴乎沂爾。殊不知沂之說本於韓李。而文公于或問已辨其非矣。蓋彼但以浴爲裸浴而不知爲祓除也。況魯國無川浴之俗。暮春亦非水浴之時。曾點又豈川浴之人哉。且如其說則堅冰未解。曾點又何以御春服風舞雩也。毋乃病乎。況周無寒歲。秦無燠年。古今風氣不同。氣化或異。未可據耳目之近而詆古人之書也。

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

魯以沂名水者非一。此沂乃出尼邱山東源。經魯城南而入泗者也。沂岸

深而水淺。中有溫泉。冬煖夏冷。地志據冬而言。故曰溫泉云。

蓋有以見夫

此節推曾點已見大意。以冠下文。人欲盡處。要在此句。夫春和之時。單袷之衣。童冠之游。沂雩之地。人孰不見此遊適之景。而點獨舉此。夫子獨與之。益見其胸次無人欲之

累。故隨時隨地見此天理流行之樂。

動靜之際

釋其鼓瑟含瑟作對異撰處

而其言志

此節釋曾點所言之事

而其胸次

此節釋曾點言外之氣象

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

之末者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而深許之。

三子之言皆所能爲。無非實用。下文及平日夫子亦皆以是許之。而于此乃獨與點。似若鄙實用而尙清高者。但三子各言其所能而不知勉其所不能。其後子路

死于衛。冉有爲季氏聚斂。公西華雖不見其用處。然不免累于肥馬輕裘之間。乃知夫子之與點。蓋有深意。所以徵激三子也。大抵學者先觀其器量識趣。曾點所言。不過即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素貧賤行乎貧賤耳。而玩其辭氣。想其識量。則於本原所見者。自有安行天理。與物皆春之意。故雖三子言用而曾點不言用。然三子止此而曾點不止此矣。使其用之而行。則曾點可以用三子。以其有各得其所之氣象也。由求不能兼曾點。以其規規於事爲之末也。各得其所。則堯舜氣象亦不過此。規規事爲。則失身聚斂。其弊有所必至矣。

曾皙曰

曾皙以夫子與己而又問三子之言亦其好學切問呂成公曰終是有些矜意在夫子答之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乃是微抑其矜

曰爲國以禮止爲之大

集註程子一條說三子二條說曾皙及子路三條四條說

曾皙程子云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達箸便是此氣象蓋達此則事事物物各有其節便是堯舜曾點氣象子路不達此非惟不可望曾皙也其後孔悝助子拒父無禮甚矣而子路仕之卒死其難不達之故其弊如此可惜也已然觀此章者至與點而止而不觀下文辨論之詳夫上文之與點所以激三子也下文之辨論所以實曾皙也聖人陶冶之妙進退抑揚初非苟然亦非長語固不知夫子所晒之意故終死於孔悝求不知夫子與點之意故聚斂於季氏曾皙又不知體夫子辨論三子之意故志雖高而行有不掩所以終於狂凡此皆學者所當戒也

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達箸便是這氣象也

何文定曰此段當總入第五篇末亞於浴沂之下

程子

一條二條伯子四條叔子三條未詳

顏淵

仁者心之全德

自古聖賢相傳至夫子教人爲學則曰爲仁最爲親切然而仁爲何理孔門初無明言前人未有正訓蓋古者義理素明不待訓說自制文字之初此理已分明仁字从人从二古篆凡重字則於本字之下从二仁字从人而傍从二

是人人字言人之所以爲人也又科斗古文仁从人一心或作千心謂仁即人一心之理千人所共之心也故孔門論學但曰爲仁集註以謂全其心之德也至子思孟子時異端之言仁者漸差故子思孟子正言其名義子思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推而爲四端之說然自此以來異端日多義理日晦諸儒不察更無定論韓子獨以博愛名仁程子非之以爲仁是性愛是情然亦以爲仁無正訓言愛言覺皆非也但合孔孟言仁處觀之一二歲得之未晚如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又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包四者仁之正訓可謂引而不發躍如也至朱子言之始明備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也此即程子所謂四德之元也孟子所謂仁人心也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者專言之也愛之理者

又偏言之也。而此章正名之曰心之全德。可謂盡矣。凡集註言仁。帶及人處。則曰心之德。愛之理。獨說心處。與爲學處。則曰心之全德。曰心德之全。是于專言偏言處。又分別明辨矣。然此章帶禮說。孟子對義說。又兼四性說。程子又兼五常說。學者不可不思。盡心之全德。天理渾然。其中自是無所不備。聖賢切于明道。故就中又指出其間體段。子目。以此仁之中。又自有裁制各當處。謂之義。又各有節文。處謂之禮。藏在中而有分。辨謂之智。無非著實。謂之信。既備諸體段。故見諸發見。謂之四端五常。而不害其爲仁之渾然也。而語錄又有梅仁杏仁之喻。此尤爲親切。人之心德。謂之仁。故梅杏之心。亦謂之仁。正取此義。古人既以人心之仁。名梅杏之仁。學者試以梅杏之仁。反觀吾心之仁。梅杏有此仁。故種之即生。人心有此仁。故感之即動。而愛然梅杏之仁。種之而生。生而長。長而花。花而實。如此。則梅杏仁中。專是生之性。已具此長成收藏之性在其中矣。使仁之中。不具此生長收藏之性。則何以生之後。有幹枝花實。長成收藏之節哉。今又觀梅杏之仁。其尖處是根芽。純是仁意。內分爲兩片。是仁中已對有仁義。其文理分明。即禮也。藏此生意在內。即智也。充實不虛。則信也。其仁不實。則種之便不生。不長矣。以此觀之。則人心之仁。悉包義禮智信在其中。可知。然梅杏之實。有此仁。又是元初種子。有此仁。故生而爲梅杏之實。無不有此仁。此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論仁者。至朱子人心全德之訓。可謂明備。今推明會粹其說。以俟學

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卣集趙必升問學者。顏淵問仁。章二爲字。二已字之異同。今按。上已字重。是指身之私欲。下已字輕。是指機之在我。此不待說。若二爲字。則何文定謂上爲字輕。語錄多作謂之仁。便是

仁。王文憲謂文公。豈不能下謂之字。或下曰字。乃下所以全三字。所以全。是用力于仁也。此章之下。朱子釋之曰。爲仁在己。上章又曰。爲仁無時。無處。不用其力。讀者詳之。此二君子晚年未一之論。履祥按。王子之說。固密。但克己復禮爲仁之下。卽繼之曰。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則克己復禮。便是仁。可知。故二爲字。上字輕而下字重。上爲字。猶語錄所謂便是仁。文公以所以全訓之者。雖密于語錄。然猶云。克己復禮。便是爲仁。爾。上句重在克己復禮。字上。則爲字輕。下爲字則包克己復禮在中。故爲字重。又文公語錄。中庸第十三章。人之爲道。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復禮搭在事上說。體備語錄。仁禮非二。勝去聲。下文。勝用平聲。事皆天理。用圓備。語錄曰。佛氏

只是克己更無復歸猶與也天下之人皆與其仁

本程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焉又按呂氏克己銘曰及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痲疾痛齊切吾身游

氏謝氏之意類此朱子以爲不然謂如此則是存想天下歸仁不須克己只坐想終一日便自天下歸仁矣豈有此理且已有二項有物我之己有私欲之己呂氏只說得物我之己游氏亦公以克己復禮爲想象如此二說與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略無干涉視聽言動自是屬行諸公都從知上說不從行上說又曰一日真能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

之見之安得不與其爲仁也朱子之言如此則克己復禮皆是實事天下歸仁皆是實說

克之復之至于一日豁然欲淨理純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則天下之人孰不謂之仁人哉一日語下添日日字由己語中添不以爲難語意密察

私欲淨盡天理流行
二語結定在此則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

叔子也易傳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即妄也乃邪心也此段意亦如此理欲大界分學者尙可辨惟理欲之間毫釐之差所當分辨爾

又曰
未詳上條體此條用

謝氏曰
克己要決王文憲曰此學者頂

門下
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
類子之學蓋已得于博文之後知至理明故不復有疑

可以悅目悅耳
程子
叔子
由乎中應乎外
聖人之事也中仁也外視聽言動自周旋中禮也

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學聖人之事也非禮而勿焉克復所以爲仁也

視箴聽箴
視爲要聽爲重故視箴云中遷而聽箴言亡正性本善只爲世俗邪說鄙論浮辭姦聲一切非禮之旨味之而性之正亡矣

知誘物化
本樂記人有血氣心知之性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

知止
本大學

言箴躁妄
王文憲曰二字包盡言之病箴內皆此意履祥謂上四句收入養其中以下又發出制乎外者警戒最詳切

勸箴
王

憲曰。理欲二字是生死路頭。朱子晚年以四箴爲傳授心法切要之言。以此章上接危微。精一之傳。戊申封事及延和奏札。皆連舉以告君。而損益四代禮樂。即繼于此章之後。

至明 在己禮之間。非字之上。至健 在克復之間。勿字之中。仲

弓章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王文憲曰。敬以持己。私意無所容于內。有以存其心之德。恕以及物。私意無所行于外。有以推其愛之理。

內外無

怨。先言邦後言家。邦疎無怨易。家親無怨難。此所以先後言之。以驗其工夫之密。

程子 叔子是偶然摘此二句說不是。就此章經內說。

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

學問功力易間斷者。莫如獨能謹獨。則無間斷矣。故程子

于川上章及此段。皆指謹獨以爲方。然于此章卻補得出門使民以前工夫。下文儼若思一段。又詳之。

或問 程叔子。

主敬行恕。

鄆陽饒伯輿謂此章全說彊恕求仁之方。出門使民。亦指接物之恕。蓋備舉行恕之首尾。告之無怨。乃恕之效。

此說王文憲亦然之。○使民如承大祭。所謂無施勞也。

乾道坤道。

乾道剛健中正純粹。頤子純粹明決之性似之。坤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仲弓主敬行恕之工似之。方外卽絜矩之意。

司馬牛 名

程子 平日

所爲無愧於心。

此二句又補內省不疚以前工夫。語錄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

向魍作亂。牛常憂懼。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

其爲亂而將死也。

向魍爲司馬氏說見述而篇。魍爲惡於宋。嘗欲殺孔子。其爲人可知。其弟子頤與之同惡。其兄巢。弟子車不能正。反與之同。此牛所以有無兄弟之憂也。其後魍果以欲弑景公而亡奔衛。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奔齊。及魍再奔

齊。而牛又致其邑適吳。反卒于魯郭門之外。

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

向魍之惡。司馬牛常以爲憂。夫子知之。有內省不疚之訓。而又直以無兄弟爲憂。子夏廣之。胡氏病其意圓而語滯。夫以牛之高節。何以在宋。則宋止巢而不止牛。

適吳又何至爲吳人所惡。豈吳人所向異歟。不然。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者。亦容有未至耶。以家語稱其爲性躁。好言語。此亦牛之尙有疚。子夏之言。或切中其病也。又皆兄弟字若作猶兄弟字似無病。

哭子喪明

事見禮記檀弓篇。此

必因子張之失

子張之失，輕信易發。故夫子告之，以此常人反有因此而以疑。執爲明者，殊不知當先以明遠爲務，非但不行爲明遠也。

足食足兵民信

或疑初意止言二事，民信之矣。乃其效子貢則析而三之，以究

其極。然細玩之，此正與答冉有庶富數事同。國家爲政，于此三者不可缺一。上文民信，雖以效言。下文信字，則兼本效。夫以次第言，則三以事理言，則一。民之信之，雖在足食足兵之後，而施信于民，即在足食足兵之中。天下豈有舍信而能足食足兵者？子貢之智，固知信之重與兵食並，而未知信之重于兵食，故再三問之，以究其極。初言民信，雖因兵食而後固，未言民信，則舍兵食而獨存。語若並而意獨至。蓋信之效，因兵食而行。信之理，則先兵食而有。使一日而無此理，則不相保固，而人道絕矣。聖人視天下存亡生死，皆是常事。惟是理不可一日混，苟無信，雖有食有兵，且不相爲用。況無食無兵之際，其不爲鳥驚獸駭，相戕相噬者，幾希矣。有國家者，所當深思也。

必不得已而去

如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危急存亡之秋也。此事惟周太王可證，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是去

兵也。杖策走馬而去，則倉粟米粟皆棄之，是去食也。獨仁意素孚，而民從之如歸市，卒以再立國而有天下。

程子駟不及舌

駟，四馬也。古者一事四馬，故曰駟。謂言出舌雖駟馬不可追而反之，此必當時諺言。

虎豹之鞞

猶犬羊之鞞

三猶字二正一反，大意謂惜乎棘子之說固君子之意也，而其失言亦不可追。夫文之不可無，猶質之不可無，二者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惟有毛則可辨其爲虎豹，爲犬羊耳。言無文則君子小人上下等差皆無所辨也。夫廢禮文

而至于君臣上下貴賤等差之無辨，其爲失言豈不大哉。

蓋徹章

此章蓋極本原之論，而讀者猶疑有子所對大相反，似嫌於迂。看得哀公之意本是兩下，問年饑，謂凶歲而百姓饑餒也，用不足，謂賦少而國用缺乏也。年饑不可加賦，而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

二者將何以爲計，有若對曰：蓋徹乎。蓋且對年饑一句，先以寬民力爲重。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卻是因蓋徹之對而專憂國用之不足，故有子再對謂國家以民力爲本，民足則君自可與之俱足。若民力不足，君雖獨足，其誰與守之。觀有若君民相對之辭，則知哀公亦是君民相對之間。集註推明處此之方。雖入節用二字以補之，似不首解年饑二字之意。

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哀公此問未有加賦之意，有若斯答反以減賦爲言。

及哀公再問。則爲之發明。民富爲足國之本。民貧則國危之禍。縱哀公不能減之什一。必不至于再加賦矣。此亦告君之法。

多則桀

三句並出揚子先知篇

崇德章程子

叔

是時景公失政而陳

氏厚施於國

左氏昭三年。晏子曰。公苛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陳氏三量。皆登一焉。以家量貨。以公量收之。民人痛疾。而或煖休之。民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又昭二十六年。晏子對景公曰。陳氏雖無大

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後

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嚮似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

子立荼。置羣公子于萊。哀公五年。景公卒。公子嘉駒黔奔衛。鉏陽生奔魯。陳乞餉牧以兵逐國子高子。陳僖子使召陽生子魯。立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朝。去嚮似。使朱毛殺孺子于野幕之下。十年。弑悼公。簡公立。使闕止爲政。哀公十四年。將逐陳氏。陳恆攻殺闕止。執公子舒州。尋弑之。小邾射以句繹奔魯。射。音亦。人名。句。古侯反。句繹。地名。當在魯鄒釋山之下。左氏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問政章程子

叔

魯自中葉政由大夫

魯自文公薨。東門襄仲殺赤及視而立宣公。季文子始持其柄而專魯政。至襄公十一年。三分公室

而各有其一。至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文擇二。孟孫叔孫各一。

家臣效尤據邑背叛

陽虎囚季桓子而奪其政。公山不狃又以費叛。

康子奪嫡

左氏傳。哀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當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

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召正常。正常不反。杜氏註曰。畏康子也。按。獲

子之子生。康子攝主。俟其長而退。禮也。而即請退。此或所以殺之也。此所以有奪嫡之罪也。

質直

集註內主忠信。子張務外。故夫子之言每箴其失。前章崇德之間。夫子以主忠信。徒義告之。故此章又以質直好義爲言。文雖不同。而意則一。質則忠實之謂。直則

貞信之謂。故集註于此章。即以前章主忠信訓之。

審於接物

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是接物之際。審吾言之當否。

自牧

下人固是謙下于人。然以慮字冠其上。欲常思量。惟恐有忽略之意。所以自牧字體得好。如牧牛然。常實牽轉。不令放逸。

也。**色取仁而行遠**

此質直好義之反。居之不疑。是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之反。語錄謂此只粗漫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者。漫率干反。

程子

叔子。曾氏。幾。字吉甫。呂居仁門人。成公外祖也。號茶山。諡文清。收入集註者。惟此一

章。

遠

如字。上聲。絕遠之遠。左氏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語錄。不仁者皆化爲仁。則不仁者絕無矣。

程子

叔子。善道

道。去聲。集註作善其說以道之。語錄曰。告之。固忠矣。須教導得是始得。與集註稍異。

論語集註考證卷七

子路

先之

先當作去聲。謂率先之也。語錄取張子云。以身爲之倡。

勞之

舊作去聲。朱子從張子身不愛其勞之說。而集註收蘇氏之解。故讀作如字。

程子

伯子。

先有司

先平聲。謂凡衆事且任有司爲之于前也。二章相連。而二

字不同。子路以勇臨事。夫子恐其易于責人。故勉其自己率先之。則先當作去聲。仲弓以敬治煩。夫子恐其失于叢委。故勉其使人先爲之。則先當作平聲。第二章蘇氏亦有說。或問收之通釋有取焉。當兼看。

程子

伯子。

推此義

王文憲曰。一蔽

于小。其害或至于此而不難。故程子極言之。以警學者。

范氏曰不先有司

止

天下乎

仲弓可使南面。蓋于此間得之。季氏其時四分公室。而有其二。是有魯國之半。又專魯國之權。則其宰亦未易爲。然其爲季氏宰。不見于

傳記。豈不久而去之耶。

出公輒

蒯賁之子。孟作孝公。

魯哀公三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此據孔子世家。又按年表。陳楚世家。楚昭卒之年。魯哀公之六年也。孔子在陳。則是自楚反陳。非反衛也。

按衛世家。則齊弑悼公之年。哀之十年也。孔子始自陳至衛。非自楚反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之狂士。則其自陳至衛。乃過衛耳。而輒致公養之禮。遂有待子爲政之意焉。及聞正名之說。非其所樂。故孔子尋去之。而歸魯。若曰自楚反而即在衛。則是不可久而久也。故皇極經世于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丁巳。書自衛反魯。則孔子久速之可于此見矣。

程子

伯子。

蒯賁

衛靈公太子。

南子

靈公夫人。宋女也。

公子郢

靈公庶子。按春秋左氏傳。魯定公十四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初宋

公子朝通于南子。衛靈公爲夫人南子召宋朝于宋。至是。太子蒯聩如會。獻孟子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豎。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將殺公。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速曰。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是故許而弗爲。魯哀公二年。衛侯游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夫人在堂。三母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鄆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鄆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鄆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缺納衛太子于戚。使太子繞。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五年。趙缺伐衛。初。孔文子取蒯聩之姊伯姬。生愷。文子死。其整渾良夫通于內。蒯聩在戚。孔姬使良夫之焉。蒯聩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于伯姬。十五年閏月。良夫與蒯聩入舍于孔氏外圍。昏二人蒙衣而乘。孔氏之老嬖寧問之。稱姻妾以入。伯姬氏。伯姬杖戈。蒯聩與五人介。迫孔愷于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嬖寧使告季路。季路將入。遇子羔出。曰。弗及。不踐其難。季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入曰。太子焉用孔愷。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下石乞孟魘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愷立蒯聩。是爲莊公。輒奔魯。是爲出公。復死于越。莊公遣孔愷載伯姬奔宋。哀十七年。晉再伐衛。衛人出莊公。已氏殺之于戎州。

名不正 止

民無所措手足

名不正。言不順。即綱常不立。萬目隳壞。夫子又逐節發明。尤爲明。盡名不正則言不順。如輒以祖爲稱。使國人戴已而爲君。使國人

拒父而謂之寇。何以號令于國。是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凡不可說者。必不可行。則事何可成。事有條理。則有禮樂。事得其序。則爲禮。事得其和。則爲樂。事既不成。則何以能有禮樂。無禮則無序。而施之也乖謬。無樂則無和。而行之也忿戾。乖謬忿戾。則刑罰安能中理。刑罰不中理。則民難于避就。推衛國之類言之。則逆父者無罪。循分者有刑。民何所措手足。此段專爲衛發。而所該甚廣。君子名之決是可言。言之決是可行。君子發言。豈可爲苟且之論。苟且之論一行。即名不正。言不順。而萬事不成矣。按衛君待子而爲政。則是輒欲用孔子之久。而孔子蓋未之從也。曰。必也正名乎。是明輒之拒父爭國爲不正也。考之孟子公養之說。是夫子常居于衛。受其饋廩之供矣。其留于衛。何也。夫子未嘗絕人于善。彼其知尊夫子。是猶有人心也。安知其不可正乎。考之前篇夷齊之說。則輒惟當知有父子之倫。而不可拒父。

然衛國臣民又當知有父子之義而不可以立嗣。在衛則當從蒯賁，在衛則當立公子郢使輒而果用孔子，孔子必先以人倫化誘之。可則行，不可則去耳。夫子之留于衛，亦是見此一事大害名義，或可借是正之，亦轉移世道之一機也。而卒不果，惜哉！胡氏之論蓋伊尹之事，夫子所慮，想又從容於此。文公謂聖人行權，亦有非常人所可測者。履祥初疑公子郢辭國，遂釀成衛國之亂，亦賢者之過。間嘗考之，郢既支庶而外，則內輒所必爭者，公欲立郢，獨語之于牀第之間，此郢之所以辭也。觀其言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則是謂靈公當與卿大夫命之于朝，即名正言順，亂源窒矣。此亦夫子正名之說也。而靈公不悟，卒無明命，及公沒，夫人立之，又辭。此尤郢之見幾也。郢立于夫人之手，即制于南子，而事皆不可為矣。況正犯蒯賁之所必爭乎？吁！此郢之所以為賢與。

子路仕輒

不去卒死其難

語錄或疑子路仕衛，孔子何以不痛責之。按正名之說，野哉之斥，夫子不為不痛責之矣。又按子路初學稼，所貴仕于衛為蒲宰，則公臣也。其後蒯賁之亂，子路為孔悝之宰，則私臣也。故子路之死為救孔悝之難爾。學子

聖人者，以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修己治人之方也。而樊須以學稼圃為問，故夫子以不如老農老圃拒之。責之至矣，而又以小人名之，繼以大人之事言之，可謂明盡。然觀章末四方之民至焉用稼之語，則樊須所欲學，蓋欲如許行為神農之言者。孟子闢許行章，又此章之註疏也。農圃同一事，秦所謂種樹之書，漢所謂農家者流是也。復扶又

誦詩章程子魯衛孔子嘆之

此嘆當在去適魯衛之時，似有猶吾大夫之意。然魯為禮義之國，素賢于衛，夫子此嘆又似嘆魯。

公子荆

春秋釋名，即公南楚，見襄二十九、昭二十年。家語又有荆公子，不知為誰。當考。粗上聲，王文憲作平聲，累並去聲。制田里薄賦斂，此富之之實事也。制田則畫井授田，一夫百畝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而養其體，與凡市

廩之制，薄賦則省起兵役，薄斂則不多征稅。立學校明禮義，此教之之實事也。古者二十五家為閭，而有塾，五百家為黨，而有庠。不肆教之義以制事，使之

悉由于當行之方而不越。三事，庶富，漢之文明，文孝文皇帝也。文帝之時，煙火萬里，可謂庶矣。唐之太宗，太宗貞觀四年，米斗三錢，行旅不齎糗，取

給道路。可前漢都長安。後漢都洛陽。故西京謂長安。西京後世稱爲西漢。

明帝尊師重傅

帝自爲太子時。受尙書于桓榮。及即位。猶尊以師禮。幸大常府。親自執業。胡氏又譏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大學之道。使其君德

樂如是而已。

臨雍拜老

永平二年。行養老禮。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至階。天子揖如禮。親袒割牲饋醕。

宗戚子弟莫不受學

明帝崇尙儒學。自皇太子諸侯王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

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于南宮。置五經師。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

太宗大召天下名儒爲學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

給博士。使授以經。

二君

當言三君而止。言二君者。蓋主立學之君而言。明帝太宗也。不言文帝。蓋文帝雖未能立教。而言行無過。又公卿多舊功臣。二君知立教矣。而明帝苛察急切。已有可議。太宗兄弟祗席之間。慚德爲多。故獨言二君其能然乎。

月與衰三年治定功成孔子史記孔子世家善人章程子伯子也。見文

漢自高惠至於文景

高祖自漢王即帝位共十二年。孝惠七年。呂后專政八年。孝文二十三年。孝景十六年。諸君皆天資樸厚。中間呂氏雖專政。史亦稱其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雖未免有祿產之變。孝景又有七國之禍。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乃在孝文之世。孝景遵業耳。故但曰庶乎近之。然本文善人。已是僅可。而文景之證。又曰庶乎。則善人功效。已不如聖人之神速。而文景之事。又未可皆爲善人。若高

庶乎近之

帝文帝可謂善人。而在位皆不久。六七十之間。駁雜處多也。

如有章程子一條。伯子。二條。兼取二子。季氏之私朝大夫之家朝其家臣。亦謂之朝。故左氏伯

魏衛獻陵之對

唐

有朝者至。布路而反。國語。公父文伯之母。亦有外朝內朝之說。或問引之。下文私室當作私朝。

夫子爲不知者

本禮弓篇語。謂若不聞知者而徵詞以正之。或問已謂此說傷于巧。而集註復用之。

唐

宗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帝念后不已。于葬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衛同登。使視之。衛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衛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爲毀觀。獻陵高祖陵也。王文意曰。夫子誠據禮直言之。隱然自足以正名分。抑季氏

歌冉有矣。以魏
衛事比恐未安。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詩楚茨篇如幾如式。註訓期。且引左氏傳昭公薨子家易幾而哭爲證。故皆訓期。然乃時

定公問人之背言有何一句即可以致興喪者。夫子答之曰言不可若是。蓋古今興喪亦多端。不可一句限定。然亦有一言近之者。如
人之言曰云云。豈不近于一言而興喪邪。陳與可曰。依通釋訓近。而仍舊作一句。謂言不可如此實近效。言不可如此必近禍。亦通。
因

此言而知則必興喪不在一言。而在君心于此一言如何爾。故前一節舉人之言矣。而必曰如知。後一節舉人之言
識微謝氏此

字又有幾微之意。謂言不可以若是。然
其幾微之處亦有一言足爲興喪之原。**莒父**
說則幾

程子伯恭敬忠居處易肆而容常恭。執事在外而中常敬。
之夷狄不可棄縱至夷狄亦不可棄。則平時平居可知。此句總上

天理流行矣。程子伯子貢問士夫子平日許子貢以從政。他書所載。子貢亦每以從事自許。而此章夫子所答。但以使事爲士之上。而

政多說大夫。此章既問士。又問今之從政。則又恐是問士與今大夫之材品。則此士非以學言。是以職言者。子貢不問可以爲大夫之才。
而問今之大夫。則其問亦下。故夫子以何足數答之。此章集註雖明。而或問又收晁氏之說。又兼連下章之意。今附此。以待後之君子。

程子叔謹厚孟子中道狂狷鄉愿。後通爲一章。而此章乃突入謹厚二字。疑是謹愿二字。蓋爲原人也。然歷考諸本及語錄。又皆

此亦自是善人。但欠志節耳。初註正作善人。後改從謹厚。孔子既不得中行而與之。下此一等。何不取謹厚不狂不狷之人。而獨取
夫狂狷之人。蓋謹厚之人固是善人。但據其資質止于此。上不能進于中道。亦不肯進于中道。下不期於鄉原。而不覺自爲鄉原矣。
因

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

註內二句最備。激厲其不及。裁抑其太過。即進于中道矣。朱子曰。立志有守。狂狷之長。行不掩知。未足狂狷之病。兼其長。去其病。可至中行矣。巫醫。周禮。司巫中。士。醫師。上士。

註。雖賤役。蓋執技以事上者。此章南人之言。重在巫醫。夫子引之。重在學者。集註發明夫子之意。

其義未詳

語錄曰。不占而已矣。猶云只是不讀易。

好惡章

一鄉皆稱原人。衆皆悅之。此鄉人皆好之者也。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此鄉人

皆惡之者也。然鄉原之人。惟孔孟而後知其賊德。章子不孝。惟孟子惟能辨其設心。甚矣知人之難也。

程子曰質之近仁

伯子也。此資質之近仁耳。有此質而能加之以學。則仁矣。曾子曰。剛必無欲。毅能力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子

路所不足

子路勇果。氣象行行。于切切偲偲。怡怡皆所不足。故夫子以此告之。又分言其用。凡重言皆形容氣象。胡氏之說。體貼深密。學者所宜體認。

七年

王文憲曰。有聖人作用。有賢人作用。有善人作用。善人只就天資上做出。無學以充之。所

以久速。教習于弓矢干戈。坐作馳騁之節。即此二章觀之。黃氏謂言兵之最精者。莫如聖人。程子。叔

程子

憲問

此篇疑原憲所記

篇首不姓不字。但書名問。蓋憲記所自問。而併記他語也。

狷介

王文憲曰。狷是有執守。介是有分辨。語錄。意是介狷者。傳中說介處亦多。按弟子傳中載此二章之外。止載與子貢辨病質事。已可見其狷介。其他書傳

中事亦多。克伐章

章首無起語。蓋冒上文。憲問字。一時並記二問。

難

集註作難能。語錄一條。作到此過之極難。

程子

一條。叔子。二條未詳。

不能再問

當再問仁。

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樂

記。澆。稟古字通。寒泥殺界。因其室而生澆。處于過。疆圍縱欲。夏遣臣靡滅泥。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事見左傳。楚詞。諸書。

俱不得其死

句。俗讀連然字者。非。十一篇言由于未死之前。故曰不得其死。然期辭也。此章述二人于既死之後。故止曰不

得其死，斷辭也。何文定、王文憲以然字喚下句，便見尙德之意。

不答

以然字屬下，憲自分明，不待于答。俟其出而稱美之，以俟門人。

禹平水土，暨稷播種。

禹曰：暨稷播奏庶艱食。濬畎澮，此皆躬稼事。

爲命章

子

言鄭國之事，此萬世爲辭令之條例。

世叔

古語世與太字通用。如衛太叔亦作世叔。如太子亦稱世子也。按襄公三十一年左氏傳曰：子產從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禪謀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于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

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授子太叔使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按左氏所記，與此章相先後，當以夫子之言爲序。但左氏首以爲子產擇能者得之，今按左氏前後應對諸侯，多出子產。昔者取印董父於秦，太叔爲令正。

不獲也，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以此知子產能用三子之長，雖有三子，無子產不可也。

子產之政不專于寬

子產謂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寬

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又如使上下有服，則鄭人謂取我衣冠而褻之，使田疇有封洫，則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又如鑄刑書，尤爲當時所議。然其要歸于愛民而已。故夫子以惠稱之。昭二十年，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

之遺愛也。

舉其重而言

夫子稱子產君子之道四，惠居其一耳。論其始終之事，而又特以惠爲言，蓋舉其重而言之也。孟子又謂其惠而不知爲政，此又特舉一事而言，以示後人爲政之規。大抵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自非王佐之才

皆孟子所不足。如論管仲亦然。

問子西

夫子在時，子西未有自公之敗，而其遜國平亂，改紀其政，事多可取。當時賢士大夫稱之，故或者舉之與管仲子產同問，惟夫子不取爾。

遜國立昭王改紀其政

昭二十六年楚

平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嫡，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義，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滋不從也。楚國何爲乃立昭王，定四年，吳師入郢，昭王出奔，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閉王所在，而後從王定

六年，子西遷郢于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

出史記孔子世家，詳見序說。

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

哀十六年傳曰：楚太子建遇讒在郢，適晉謀襲郢，郢

人殺之。其子勝在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欲召之。葉公以爲不可。子西召之。使爲白公。請伐鄭。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白公遂作亂。殺子西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葉公與國人攻白公。國寧。此事在孔子卒之後。故集註曰。其後又曰。其人可知。蓋引其終以證夫子之言也。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

人名與地名。他書無所見。然玩本文。又似伯氏駢是人姓名。邑三百是食邑之數。蓋春秋時以駢爲名者多有之。如王子伯駢之類是也。又如公與之邑六十。與之邑三十。蓋卿大夫受采邑

之數。古者四井爲邑。則三十二家。食邑者收其公田之租。一邑公田則四百畝。邑三百公田十二萬畝。當今五萬畝矣。其戶數則九千六百家。所謂萬家之邑也。傳稱城小穀以封管仲。又曰。桓公置管仲于穀。無駢邑之名。威公奪伯氏之邑以

與管仲

玩本文。似管仲奪伯氏之邑。而伯氏雖窮不怨者。故古註謂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而說者多引諸葛孔明竄慶立李平無怨爲證。註引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以此知是威公奪與之。然既公奪與之。則安得

但云奪。又云無怨言。蓋古者天下封建。國立世家。各已久有其地。如襄王賜晉文陽樊溫原之田。晉文猶以兵取之。則奪之之說疑亦此類。而荀卿云。富人莫之敢拒。是管仲之功有以服其心。斂手而歸邑也。孟公綽

公綽。臧武仲之知。臧孫氏。文仲之孫。宣叔之子。名紇。襄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曰。焉用邈人。註。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襄二十三年。臧紇奔齊。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卞莊子

之勇。新序。事見第八卷。或問已引之。又荀子曰。齊人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下。又史記陳軫傳曰。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而刺之。卞莊子從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館豎子戰國策作管與。

子。皆即子路耳目所接以示之。臧武仲接聞既近。公綽魯孟氏之賢。子路卞人。莊子其鄉大夫。再求其同門之友。皆近其可學。以兼之。然要又在文之以禮樂。故集註特表程伯子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知非正。見上註。程子一條

男也。以上伯子。須是以。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此段語意明是子路之言。朱子以夫子無再致之辭。故以胡氏下。叔子二條。三條。伯子一條。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此段語意明是子路之言。朱子以夫子無再致之辭。故以胡氏下。叔子二條。三條。伯子一條。

所以無再敷之辭也。今當從胡氏。

公孫枝

按左傳及註當從公叔發集註或傳寫之誤。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

襄二十三年傳曰季武子無適子公鉏長而愛悼子臧紇爲立之公鉏後爲公左辛孟孫惡臧孫季

孫愛之孟莊子疾其御豐點謂公鉏立羯請讐臧氏孟孫卒公鉏立羯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孟氏將辟藪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使告其適長兄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賈使弟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

威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

春秋傳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曰爾賈包茅不入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退次于召陵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屈完及諸侯盟

文公伐衛以致楚陰謀以

取勝

初晉文公之爲公子出亡過衛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及曹曹亦不禮焉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楚子玉請殺之楚子送諸秦傳公二十四年秦伯納之二十六年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伐宋圍緡伐齊取穀申叔侯戍之二

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自南河濟侵曹伐衛衛侯出晉師入曹宋人如晉師告急晉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子玉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侯拘宛春以怒楚私許復曹衛之田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辟之以報楚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師次于城濮及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晉人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伯○語錄呂伯恭博議論此一段甚好雖太巧節節看來都是博議曰楚與宋皆有德于文公者兼施則當兼報豈當有所偏助文公之心則以宋弱國也因前日之德而親我楚強國也挾前日之德而陵我今楚伐宋爲吾計者固當助宋以厚其親我之心挫楚以奪其陵我之氣且吾方圖伯業坐視楚之橫行而不較則伯權在楚矣然遽加兵于楚則背惠食言其誰與我於是不攻楚而攻楚之所必救伐曹伐衛皆楚親暱外無背楚之名而內有怒楚之實使兵端發于楚待其先動而後應之雖破楚而無背惠之名爲謀可謂譎矣此

猶非其譎之尤者。文公名雖救宋，而實在於勝楚。時天下之強國惟晉與楚，必先摧楚之鋒，然後可以專伯于天下。楚子固倦于兵，其狼戾而好戰者，獨子玉耳。不深激子玉之怒，則將知難而退，唯雄不決矣。于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所以深激其怒而趣之戰也。伐曹衛，所以救宋也。今楚果以愛曹衛之故，將釋宋圍，是適投吾欲也。我復曹衛，彼釋宋圍，何爲不許之乎？非惟不許，又執宛春以辱之，又私許復曹衛以挑之，惟恐激而不怒，怒而不戰，是其心果在於勝楚，而不在于救宋也。人知文公救宋而止爾，孰知其譎之尤一至于此乎？至于退舍，則其譎又深矣。楚本無競晉之心，文公多方以怒之，迫而使戰，雖子玉不勝一朝之忿，然上則楚子，下則士卒，皆不欲也。乃退舍以避之，避之毋乃使子玉得假以爲班師之名乎？文公豈不慮此？蓋已料子玉于度內，明知子玉內懷寤賈之語，急于立功以刷恥，見吾之退，必謂脆敵，功業易取，無若此時。雖退十舍，猶將來追，況三舍乎？文公之所以肯退者，先有以必楚之不退也。心欲戰而形若不欲戰，用以報德，用以驕敵，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憤，一世爲其所眩惑，信矣。文公之善譎也。文公之譎，夫豈一端而已哉？三日而去，原欲自附于王者之師，然毀邱墓以脅曹，果王者之師耶？利小則用信，利大則用譎，三罪而民服，欲自附于王者之刑矣。然舍魏犢而用法，果王者之刑耶？疏者則用法，愛者則用私，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統而論之，大則如託狩以召王，小則如曳柴以誤敵，未易徧舉，要不能出一譎之外。聖人之言可畏也。履祥按：此章夫子特說桓文，以較其正譎。桓公正處固多，亦未有全不出于譎者。桓公之譎易見，而文公之譎善譎耳。夫子首言晉文，後言齊桓，蓋因文以首桓。桓公特比晉文爲正爾。

桓公殺公子糾章

事在左傳

莊公九年集註節入，語極簡要。王文憲謂有前賢未發之論。履祥按：程子之說，據漢史淮南王傳，薄昭言桓公殺弟以安國，大約以兄弟爲斷。然荀子又有威公殺兄之說。杜氏韋昭之說亦云，但二者者，曲直不待爭兄弟而後明。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爲正。方齊之將亂也，鮑叔奉小白奔莒，及襄公被弒，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赴難，明義討賊，而乃奔魯，固已忘讐棄國矣。其奔魯也，若能乞師復讐，猶之可也。乃雍糾殺無知，內難已定，方圖再入，旣而桓公先入，請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爲者，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以伐國，是直以亡公子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爲不義，其罪已自可誅。桓公不誅而用之，則仲安得而讐桓乎？文定何子謂猶今之叛者旣赦，自無可死之理。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或曰：然則夫子于子路子貢之間，不明言其所以是非何也。曰：魯

人之言正如造化無迹而功用自見要在學者思而得之況其事辭曲盡見于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內不受之辭也糾不稱子不宜立也書齊小白入于齊保之齊宜立也齊人取子糾殺之稱齊人圍討也稱子譏齊也書取弱魯也謂桓公殺之爲己甚矣此則程子呂成公亦嘗言其略矣然則管仲將得爲仁乎曰夫子許管仲以有仁人之功耳然亦二子之失問也二子以事問而又謂管仲之非仁故夫子以仁之事功答之使二子之發問也而曰管仲仁乎則夫子答之又必有異矣○陳牧軒曰以私情言之管仲若負子糾以公義言之管仲則不當贊威公

九春秋傳作糾

僖二十六年展喜謂齊孝公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詳見或問又按此穀梁氏之說所由起然則齊桓亦不無兵車之合而語云不以兵車者按師能左右之曰以此云不以兵車雖有兵車而未嘗用之大戰也故國語曰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駟殺無弓服無矢胡氏傳亦曰自山戎以前二十餘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未嘗與大衆出侵伐其後惟召陵之師責以大義而楚自服兵師雖衆桓公制之以律而不暴楚人請盟桓公接之以禮而不驕此之謂也

其仁

管仲雖未得爲仁而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禮記所謂與仁同功也夫子傷周室之衰諸夏之弱夷狄之盛而許管仲之仁此聖人衰世之意也程子則爲之也難東漢書引此句作陳成子

弑簡公

春秋傳哀十四年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六月甲午弑其君子舒州孔邱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子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

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按左氏所載當以論語爲正程子胡氏曰爲人章程子曰二段並叔子文公語錄曰前段是低底爲人後段是好人底爲人前爲人欲見知于人而已後爲人卻真要爲人

然不先自己做工夫非惟爲那人不得和己也喪了孔子居衛主蘧伯玉家莊周稱出莊子則陽篇曰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

非也又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此句雜出淮南子書中以智爲先出第九篇此章凡四見一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二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四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也

怨 見老子恩始章。然此語亦出表記。觀此章之答。則知表記以為夫子之言者。蓋失其傳也。或因事而發。其言各有所當。故朱子語錄亦取其寬身之說。不怨天 此章兩知字相應。但二字字似不同。上意方

天乎。豈前是未定之天。後是已定之天。豈前是氣數之天。後是義理之天。而義理感通之妙。終有轉移氣化之理。歟。及細玩集註中。卻只以理推曰。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聖人只自以理知之。王文憲曰。於事上見得理透。便是上達。天理

與我默契。程子 一叔子。二伯子。三兼取二子。子服 孟獻子之後。別為子服氏。命也 或問謂此使子路墮。賢者避世 賢者自作一讀。其便是天知。便是天知。程子 三兼取二子。子服 歷惠伯昭伯以至景伯。命也 三都出藏甲之時。賢者避世之次。程子

伯 七人 註說謂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石門 趙善譽輿地攷曰。擊磬於衛 擊磬也。以玉為之。按此章語錄憂樂之說云。是備未嘗忘天下以為樂。亦未嘗出己位以為憂。但自荷蕢者觀之。則以為有心爾。聖人之心如明鑑。物自舉照。一大題目。而未嘗說破。履祥謂聖人之心。體用全

荷蕢之心。如反鑑。不復照物。惟其不復照物。故反以照物之鑑為有心爾。集註聖人之心。同天地一段。最宜玩味。經 此時夫子擊磬。必故有有心之識。以衣涉水曰厲 衣。謂裹衣也。古人不裸涉水。攝 如攝齊之攝。謂以兩手。居倚廡。謂于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廡。

諸侯加園障。天子則又加梁楸。故言君薨 與上下文不相應。按此章當從禮記曰。子張問曰。云云。孔子曰。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名梁閣。集註不載此說。或問略及。辛三年家語尤詳。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于冢。辛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于伊尹。武王既

喪。成王聽于周公。其義一也。禮達而分定 禮運 修己以敬 上修己字輕。敬字重。下文修己字重。敬在內。上一句已該下二句。下修己二字。則上修己以敬一句。程子曰 未詳。夫子懲子路

難盡。程子推敬字之極。以見功用之無窮。夫敬之功用固大。然非一人獨敬。便能如此感應。亦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充積薰蒸。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即禮運篇所謂體信達順之道也。此當參攷禮運上文。又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夫敬又非塊然

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即禮運篇所謂體信達順之道也。此當參攷禮運上文。又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夫敬又非塊然

自守而自能安人及物也。蓋惟敬則私欲不作，心體日明，所聞無所滯，所見無所蔽，睿聖通微，智燭日廣，所以事事處其當，物物得其情。則百姓人物無不安者，且可以此事天契帝，況在人物有不可格者乎？語錄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

原壤

事見禮弓。責其喪歌，則過大而當絕。責其夷俟，則因小以責大，非止爲夷踞也。

闕黨童子

或問引家語，恐是叔仲會。按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斑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箠送侍于夫子，孟武伯見

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則自然也。

論語集註考證卷八

衛靈公

去衛適陳

按孔子凡三去衛。定公十四年居衛。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爲匡人所圍。得去。適蒲。月餘。復反衛。又去衛。過曹。適宋。遭伐木之禍。十五年。自鄆適陳。哀公二年。反于衛。因問陳而行。復如陳。哀公六年。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從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絕糧。從者病。莫能與。朱子疑楚聘夫子。恐陳蔡大夫必不敢圍。故集註卽以此章爲去衛適陳之時。然或問又因史記至知德者鮮。爲絕糧以後一時之言。則又舊說也。

陳之時。然或問又因史記至知德者鮮。爲絕糧以後一時之言。則又舊說也。

程子

叔子

一貫第四篇以行言此以知言

第四篇上文曰吾道。下文曾子以忠恕明之。故曰以行言。此文爲多學而識發。但曰予

一以貫之。蓋專以知言也。語錄曰。也須多學識得。未有不學而自一貫者也。王文憲曰。聖人只是于多學中有一以貫之。劉頴曰。世有多學徒恃強識而愈窒者。惟于義理有得。則學不必多而自能多。不求識而自能識。此一以貫之之謂也。

婁

音

問行

猶問達之意

問達主于名。問行主于事。達欲名聞于人行。欲動無不遂。皆欲得于外之意。

紳

大帶之垂者。帶結于前。再線之爲兩耳。垂爲紳。長與裳齊。士三尺。有司二尺五寸。

程子

伯子

鞭辟

辟音闕。如行辟人之辟。謂猶前

驅者以鞭攔約人使向一邊也。

著己

直略反。切己也。

尸諫

家語困誓篇曰。史魚驟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我死。汝置屍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子以父言告公曰。是寡人

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退

可卷 卷上聲。王文憲曰。可字要思量。

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

襄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將出獻公。孫林父并幣于戚而入見

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襄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如彊命之。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我不得聞君之出。敢問其入。遂

行。從近關出。史記世家曰。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

志士章程子 子。叔 子貢問章程子 子。叔

斗柄初昏建寅之月

此古歷也。沈括曰。今正月斗柄指丑矣。蓋歲差也。但以冬為亥

子丑。春為寅卯辰。不必因斗建也。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

略見第二篇三統之說。詳見漢志及後漢書註。然不及邵子經世之明。經世以三十年為世。十二世為運。三十運為會。則一會凡一萬八百年。至寅會而

始開物。是人

夏小正之屬

禮運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康成註曰。得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史記夏本紀太史公讚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索隱曰。夏小正大載記篇名。朱子語錄曰。行夏

之時。自行夏小正之事。履祥按。夏時不止小正。此蓋夏時之小者耳。夏時又自別有夏令時。做之屬。名見國語。

周人飾以金玉

周人尚輿。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一曰玉路。二曰金路。蓋飾以金玉者。

周冕有五

衮冕。鷩冕。毳冕。毼冕。

希冕。韶舞 舜樂名。詳見虞書。

鄭國之音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衛皆淫聲。此獨云放鄭聲者。詩集傳曰。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

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是則鄭聲之淫。有甚于衛。故夫子獨以鄭聲為戒也。

程子曰。發此以為之兆

未詳。兆。孟子集註曰。事之端也。治天下之制度事為。非盡于此四者而已也。設此四者以為之端。兆。則凡事皆

欲準此。合其時宜。酌其文質。致其中和。

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

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有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

之至黃泉，人尙有用乎？蘇氏之言本此，集註引此，似但說地之遠近，不說時之遠近。何文定曰：蘇氏此說正是譬喻，未必專以地言。王文憲曰：遠慮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諡曰惠，列女傳曰：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

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然，油油之民，將陷于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雖程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于下位，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

兮，夫子之不錫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易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曰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諱。

歷僖文，不仁，左氏孔子曰：臧文仲下展禽，不仁也，見第六篇註。躬自厚，呂成公少年性嚴急，自讀此章之後，氣質變化，德量寬弘。義質章程子曰：此章本註進步，伯子重上，又說雙重，譽也，去聲，名

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漢書文景紀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朱子于此章舊得其意，後得漢史引此，以見不易民而化之意，遂證其說，然勉齋黃公親見朱子改訂註文，直

至通宵，只爲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于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爲簡明。當仁章程子

伯子，辭取達意而止，儀禮聘記曰：辭多則失，少則不達，辭有足以達義之至也，蓋亦夫子此章之意。

季氏

此篇或以爲齊論，齊論章句頗多于魯論，此篇首章句語甚多，後章亦然，故疑其文從齊論。顯，風姓，太皞之後，今沂州費縣西北有顯，與故城，寰宇記：在費縣西北，

入魯附庸 古者小國不能五十里者不能入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

二子仕季氏不同時

定公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詳見或問蘇氏說

疑子路再仕季氏

季桓子死遺言召孔子康子乃召冉求其後孔子反魯子路從既季氏故宰必復主季氏家受其供饋而能聞其事爾下文獨責冉求可見

東蒙

襄字記蒙山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縣西北七十五里在蒙山之東故云東蒙

在魯地

七百里之中

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于魯爲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也

四分魯國

左氏昭公五年舍中軍卑公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擯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註隨時獻公而已

周任古之良史

此馬融之說千姓編云周任商太史又家語晉人規宋章子曰云云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又左傳昭三年仲尼曰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夫子

屢探其格言則周任之賢可知矣

相瞽者之相

說文云相省視也地之可觀莫如木然其義不通按瞽者憑人視以爲目憑人扶以爲杖故相字從木目因此凡扶翼人者亦皆名相

遠人謂顓臾

遠人泛言他國下文諒動

千戈于邦內則顓臾非遠者言蕭牆之內則視顓臾爲遠人爾

蕭牆屏也

門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春秋之時大夫皆僭臺門旗樹之禮故亦設屏其謂之蕭牆者雖設屏以限內外而蕭疏可以通望內外如漢景愾之類是也蕭牆之內言憂起

于門屏之內也

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左氏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因孫子邾遂適越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

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慶諸襄仲十八年二月文公薨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襄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惡二傳作子赤宣十八年襄仲之子歸父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公薨季文子遂東門氏子成公立十八年子襄公立三十一年子昭公立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遜于

齊三十二年，薨于乾侯。定公立十五年，薨。

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

按宣公之薨，季文子逐東門氏，已得國政，但以其忠，故稱爲賢。

大夫至襄五年，季文子卒，其子季孫宿繼，是爲武子。十一年，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于公。襄二十三年，季武子謀于臧武仲，立紇，後爲悼子。悼子卒，意如立，是爲平子。昭五年，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二十五年，昭公伐季氏，不克，遜于齊。又如晉，欲去季孫，不克。薨于乾侯。定五年，季平子卒，季孫斯立，是爲桓子。陽虎囚桓子，殺逐季氏之臣。七年，陽虎御桓子，將陷之于齊師。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季氏適孟氏，以免。陽虎劫公與武叔攻孟氏，弗克，出奔。

九思章程子

伯子

邦君之妻

此章吳氏曰：不知何謂。王文憲曰：當在南子章天厭之下，又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比于男子，故夫人自稱曰小童，比于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小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

夫則比男子矣。至爲天子之妻，始曰后，則在司之上，而比于繼體之君矣。

大抵此書後十篇多缺誤

陽貨闕亡饋豚，論語不言闕亡，因孟子而見。孔子膳肉不至，去魯，論語止言女樂，亦因孟子而見。如邦君之妻，周八士，堯曰前。

章雜舉夏商周語，固皆缺誤。然前十篇，如孔子曰：天生德于予，論語不載伐木之事，弟子速行之說，亦因史記而知。諸若此類，及集註所謂必有爲而言，與鄉黨所載，亦自疑有闕誤。此皆弟子集論語之時，事辭不無所遺也。朱子每恨不及見古孔子家語，良亦以此。

論語集註考證卷九

陽貨

陽貨

季氏家臣。初事季平子。至定公五年九月。囚季桓子。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逐公父文伯。秦湫六年。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八年。遂作亂。

大夫有賜於士

孟子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

賜於士。不得受于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嘲孔子之亡也。而餽孔子蒸豚。孔子亦嘲其亡也。而往拜之。

楊雄謂

出楊子五百篇。

性近章程子

叔子。

程子曰。人性本善

此段出易傳革之上九。

商

辛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

當從此。

武城

在今沂州。

公山弗擾

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定五年。爲費宰。其後據費以畔季氏。其召孔子。當在此時。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

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國人追之。二子奔齊。後又奔吳。哀公八年。吳爲郟故。將伐魯。公山不狃曰。君子不以所惡廢鄉。吳子問之。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吳伐魯。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弗擾始末如此。又按定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以左傳觀之。不狃蓋陽虎之徒。孔子不見陽虎。而欲從不狃之召。但不狃前後猶有善意。必其資亦尙可與語。若陽虎則剛惡之人。無一善意。疑不狃之意。足以感聖人。而陽虎不足以動聖人也。又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佛畔以中牟叛趙氏。皆家臣叛大夫也。而召孔子。蓋當時大夫叛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此亦一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

人者皆以己私爲之非真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明其不可也或問引張敬夫之說在此不可之內

與周道於東方

古註語朱子取之諸家說不從

程子

叔子張問仁於孔子

孔子衍文李氏謂此

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履祥亦疑此等處鄭氏多依齊論

心存

王子曰心存心之德常存理得事之理不失兼體用專言之仁

中牟

史記曰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註引孔安國註晉大夫趙

簡子之邑宰索隱又曰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濮陽西按中牟今在東京西七十里河北中牟未有所攷又世家曰簡子名晉卿實專晉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集註云云

此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

夫子引之猶今俗云我不是匏子我足能行而口能食者以此語意推之則夫子從佛肸之召而其操縱久速之機則在我蓋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爲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爲常故當時以二子欲張公室爲大罪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爲之哉此公山佛肸之畔大夫夫子所以不絕之也其可與有爲則聖人自是爲之必自有道使其不可與有爲則聖人行止久速其權在我彼何足以免之又豈足以拘之哉凡此皆聖人可爲之微機在不言之表者

賊謂傷害於

物但知固執而不通于理必至有害又下篇慢令致期謂之賊字義與此同是好信後穢事

周南召南

召音邵詳見詩集傳

禮樂章程子

叔子

鄉原音愿荀子原慝讀作愿

榮辱盜賊王文憲曰盜猶畏人知 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

許昌潁昌府也胡文定安國少長入太學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

益強識致日明胡氏寅文定子故得開裁之此言而引之

氣失其平

至

之疾

王文憲曰古是氣質之偏疾也今是習俗之變則惡矣

食稻衣錦

五穀惟稻以水種比諸穀爲甘軟程子曰錦即今之綾也

夫子

欲宰我

至

不察也

宰我子貢皆在言語之科然子貢善問而辭饒辛我辭文而意拙若此問當在其始學之時

博局戲也

說文烏曹作博烏曹者夏后氏臣也本名博陸後曰六博古又有博經一卷所謂六博得鴉呼盧者

是。路史云。丹朱驚狼媚克。兄弟爲鬪。鬪訟。鬪淫。帝悲之。制奕以閑其情也。按字書云。堯造圍棋。丹朱善之。蓋朱晝夜領。戲。

奕圍棋也

登舟朋淫。故帝堯作圍棋。以易之。使之心有所繫而不爲惡。然堯之明思。每制一物。便有深遠思致。只如圍棋。雖局戲。

便有無窮之變。沈括謂書萬字五十三。方得其局數。一萬字是萬策。一萬字已是萬萬。

微伺察也

漢書遊微。謂巡察盜賊也。邊亦謂微謂伺察。夷狄侵盜也。

莊洫慈畜

莊慈二字。雖補文意。而實在文意之間。

微子

微子去之

微子名啓。按書微子篇。微子所以自處者。不過曰吾家耄遜于荒。謂欲遜于荒野也。箕子所以處微子。亦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則亦欲其遜出而已。而孔安國乃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背棄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

然矣。而左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啓而縛銜。銜衰經輿。糲之說。是尤傳之訛者也。夫武王伐紂耳。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銜壁。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事勢無復可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卽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卻。可羞之甚乎。故文憲子王子謂面縛銜壁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于紂放廢之而已矣。必不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壁。衰經輿。糲。造軍門以請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故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糲。使奉有殷之祀。亦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遜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備。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至于箕子比干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爾。囚而爲奴。如漢法。覺鉗爲城。且春。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己。而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年間。誣罔聖賢之論。故集註不取奔周之說。則意可知。

箕子

尙書傳。紂太師。史記。紂親戚也。莊子曰。箕子胥

餘司馬云名也詳見上文。比干史記曰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大紂曰比干極諫陳先王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

士師獄官

古者民樸少學而習文史

有才能者謂之士獄官民之司命則以士爲之其長則爲士師後世遂以獄官爲士師

景公章程子

宋

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

至沮之

孔子生長于魯至是五十餘年

天下之士多從之者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而未嘗能用孔子也定公之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此篇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桓子之用捨也何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遜己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之五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乃執桓子囚之辱之于晉陷之于齊師且盟且誑八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爲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桓子于此亦謀所以爲止亂興衰之計以舉孔子于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卻齊而歸地于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之疆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本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爲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便矣故仲孫氏始墮郈繼而季桓子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郈圍之弗克其不肯墮郈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郈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郈之不墮固亦未害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既而魯國方治而齊人乃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閒魯之用孔子寧不幾于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桓子捨己之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卻魯既治矣桓子豈甘終于自細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爲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于我而歸女樂于事可疑于禮非正有國者固不可陷此爲僞國所規也使桓子而猶爲夫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故孔子去之然考之孟子與史記蓋爲臆肉不至而行也而此篇則爲爲女樂蓋孔子之行決于此而特發于臆肉爾孟子曰孔子爲

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臠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事一也。夫郊之必致臠于大夫。舉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遇之衰。必有日矣。夫使其致臠。猶舉禮也。而不致。是顯然疎卻之也。於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夫子之出處。本末事情也。朱子于此取范氏之言。謂此當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以見中庸之道。何以見其爲中庸也。曰。合齊魯而觀之。于齊不用。則禮雖隆而去。去他國之道也。于魯不用。則禮衰而去。去父母國之道也。使孔子以所以去魯者去齊。則于道爲不及。以所以去齊者去魯。則于道爲太過矣。分齊魯而觀之。當在齊也。季孟之禮。固非所以待孔子。然猶將用之。而去則爲太過。曰。不能用也。顧以禮隆而留。則又不及也。此去齊所以爲中也。當在魯也。女樂未受。逆探其未形之意而去之。過也。受女樂不朝而去之。則中矣。然于父母之邦而如此。亦微過矣。發于臠肉不至而去。爲得其中。臠肉不至而不去。則又不及矣。此去魯所以爲中也。此中庸之道也。然則三仁柳下惠何以未得爲中庸。曰。世謂微子歸周。固妄也。遜去而已。然微子仁于清。視夫子之去魯。則爲過。比于仁于忠。視夫子之去齊。爲不及。箕子柳下惠降志辱身。視夫子之去魯。又爲過于和。而不及于中矣。抑三仁之于紂。親則諸父。諸兄。職則父師。少師也。其終始力量。止于如此。若伊尹周公處之。又必有道矣。而況于孔子聖人大用。固非賢人所及。故愚又推而索言之。

楚狂接輿
與。莊子一本又作與。同音餘。楚人。姓陸。名通。皇甫謐曰。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與其妻共隱。又列女傳曰。楚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迹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肯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其妻曰。吾聞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財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妻載。箠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楚詞云。接輿髡首。集註云。接輿後自髡。又莊子載其歌。風句甚多。然出于附會。詆訾。俱當以論語所載爲正。蓋知尊聖人而嘆其衰。知愛聖人而憂其殆。而不知聖人之中道也。

趨不同
去。長沮桀溺。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知之。論語所載。若荷蓑。晨門。荷篠。丈人。皆以其物與其事名之。不得姓名之真也。獨長沮桀溺。若

得其名氏者。然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時何自而識其姓名。計亦以其物色名之。蓋二人偶耕于田。其一長而沮洳。其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猶荷篠丈人之云爾。昔嘗疑三代之末。隱者甚衆。二人偶遇。夫子

而知之。其不聞于世者。不知其幾矣。何文定曰。二人亦非常人。爲其氣魄大。故自有與聖人相感。召處。王文憲曰。勉齋嘗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便知老先生得運用天下之機。

程子未詳。福州有國初時寫本

說見第七篇他論下。蓋今之監本乃五代時馮道所定。故國初時福州寫本與此不同。

決性命之情以饜富貴

莊子駢拇篇曰。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富貴。又性命之情四字。莊子屢言之。輔漢卿

曰。謂決絕在我性命之情。而唯富貴在外之是食。

伯夷叔齊

說見第五篇

虞仲卽仲雍

史記吳世家曰。泰伯弟仲雍。皆周太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泰伯仲雍乃薜荆蠻。爲吳

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左傳曰。泰伯端委以治吳。及卒。雍嗣之。斷髮文身。史又曰。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乃封周章弟虞仲。蓋周章弟字仲。始封于虞。故曰虞仲。仲雍本字仲。而爲吳之始

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夷逸朱張不見經傳。按夷逸不知何人。說者以爲虞仲隱逸于夷。故曰虞仲夷逸。然當自是一人。或不知其

周章。武王求之而不反。故亦謂之逸民。今亦不敢爲一定之說。

少連東夷人

禮記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食。三月不解。菽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家語謂夫子聞之于晏平仲。柳下惠少連雖降志。不

求合。降志辱身。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少連居于東夷之類。

方外

出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死。仲尼使子貢往待事焉。其友孟子反。子琴張。臨戶而歌。子貢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

者也。而邱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吾使女往弔之。邱則陋矣。

張子曰周衰樂廢

以去亂。此段初嘗疑之。及見唐史。安祿山亂。使梨園弟子奏樂。若雷海濤。皆毀樂器被殺而不悔。彼俗樂尙能如此。況讖先王之正

相及。而吾使女往弔之。邱則陋矣。

張子曰周衰樂廢

以去亂。此段初嘗疑之。及見唐史。安祿山亂。使梨園弟子奏樂。若雷海濤。皆毀樂器被殺而不悔。彼俗樂尙能如此。況讖先王之正

樂者乎。諸子既讖先王之正樂，決不肯舞八佾于季氏，歌雍于三家，爲僭侈伶人矣，故皆去之。

施陸氏本作弛。

施、開元本作弛，即孟蜀石經也。

論語集註考證卷十

子張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

德孤出易坤文言。敬義立而德不孤。謂敬義並立而德不孤單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

農如楚之許行爲神農之官。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諸書圃如

種樹之書。畜牧之方。醫如方脈諸書。卜則龜書。周禮三兆。今亡。史記龜策傳略存一二。

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

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

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

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集註前篇。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以此例之。則仁在其中者。亦是此章言學問思辨之事。而仁在其中。蓋謂

從事四者。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也。中庸安行爲仁。力行近乎仁。而孔門問仁者。夫子皆于行上告之。如答顏冉樊遲可知。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如

以木闌遮防人出人也。律闌入法。漢書內之閑中閑。若今勾闌也。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

酒埽。凡曲禮所載。燕之禮。與少儀弟子職所載。酒埽布席之節。皆是應對。凡曲禮所

載名稱辭令及儀禮少儀所載禮辭皆是。應假借去聲。進退儀禮曲禮少儀所載升降上下揖遜拜跪之儀皆是。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

區字從品猶言品類也。如區分區畫皆是。

言君子之

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

古書于怠惰等字皆從心。獨倦字從人。蓋指及人之怠而言也。故論語曰誨人不倦。孟子云教不倦。則倦字指怠于教人而言。所以集註正作

倦說。集註先後指本之深淺而言。

程子先後指教者之次第而言。洒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

王文憲曰。謹獨二字最密。至微處照對不到。理

便閒

程子數條

程子此章發明聖賢闊奧。集註先後指本末深淺言。程子先後指教者次第言。前一條釋子夏正意。四條辨子游本末之說。明子夏始卒之意。

優有餘力也

此章先言仕。蓋本爲仕而不學者設。當時多是世族

子弟未學而仕者。亦有學未成爲貧而仕者。如所謂抱關委吏之類。優謂盡其事而有餘暇也。下句因上句而交發。集註下文資驗二字最妙。

孟莊子

左氏所載及夫子所言。加于人一等。大學傳所引。孟子所引。其賢可知。集註指獻子賢德二句而後不改者可

以爲哀矜勿喜。喜者得獄之情。快己之容也。哀矜則生寬慈。喜則生深刻。

夫子不可及章

夫子之不可及一節。言聖德之體高妙也。夫子之得邦家至其可及也。一節言聖德之用神速也。體人所難知。故又指其用言之。然

得邦家爲其得天下國家而用之也。惜乎夫子未嘗得邦家而用之。而神化之功不見于斯世。然雖窮而在下。而一二用處亦可以窺見矣。

堯曰

堯曰咨章咨嗟嘆聲

咨古文尙書並作資。用資命之意。如所謂咨十有二牧。曰咨非嗟也。所以集註總作咨命之辭。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執其中。此授以治天下之要訣也。聖人治天下。唯執此無

過不及之準。爾然此章不見于書。王文憲謂此尙書之脫簡。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

子張問于孔子

子張問古論語分此下自爲一篇。題曰子張問。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

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君子不畏衆而弱寡。不重大而輕小。視之如一。無一敢慢。

者。是不驕也。君子臨民以莊。蓋以嚴敬持己。非以此加人也。故威而不猛。

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

有司。掌財之官。收支俸命。不敢自專者。此有司

之職。非爲人上之體也。遲疑靳吝。致悞非小。此段說政令刑賞。此一句是說賞。

不知命章

論語二十篇。格言多矣。至此篇言帝王相傳與爲政之略。而又以此三言結之。蓋切要丁寧之語。中庸之篇。始言一理。中散萬事。言至誠之道。至聖之德。可謂詳矣。

而未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以推至其極。亦是如此。又論語起止都說君子。語錄亦每拈起並說。愚謂篇首君子。是盡其在我。聽其在人。篇末君子。是盡其在我。聽其在天。篇首君子之量。篇末君子之守。人而不知不得命分。則無以爲君子矣。